

苏轼的惠州羁旅，是他乡亦为故乡

□文清

1101年，遇赦北返的苏轼，病逝于常州。晚年回望来路，他留下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无职无权的贬谪之地，为何苏轼却自评为其功业高地？初春三月，参加市委宣传部媒体融合考察，得以从东坡老家眉山出发，成行其中之一惠州。

夜行水东街、西新桥，在合江楼楼下遥望近千年前“故是人生一快”的青天孤月；漫步惠州西湖苏堤，榕荫拂水，苍劲挺拔，遥忆坡公处“江湖之远”但仍“执念苍生”的民生情怀；登“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白鹤峰，在坡公“规作终老计”的苏祠内，松风亭上，远望千年不变的东江、罗浮山水——短暂行走惠州，追寻坡公足迹，试图从风物人迹和东坡诗词中穿越千年，重新阅读和感悟东坡岭南羁旅之外的诗意人生。

大学同学元兵兄一直在惠州工作。得知我难得到惠州，特意邀我到惠州最具历史的水东街小坐，感受惠州颇负盛名的夜市烟火底色。始建于北宋的水东街，紧邻东江水东码头，是惠州保留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整齐划一的岭南特色骑楼，使整街两边成两条长廊。骑楼上住人，下为人行道，雨天行人不忧雨，旧时惠州的工商业都集中于此，至今仍为惠州文旅网红打卡点。

与元兵兄步行回驻地，从水东码头沿沿江路往西，不经意间路过颇负盛名的合江楼。微风拂过东江，高楼倒影，影影绰绰，夜色沉静。东江与西枝江汇合处，东新桥旁，九层回廊古建筑合江楼，灯火闪亮，矗立无言。

合江楼，苏轼被贬惠州安置寓居的首站。只是，我们路过东新桥旁的合江楼实为重建的新楼。九百多年前，坡公真正下榻的合江楼，却在与当下西新桥遥遥相对的东江对岸的位置。

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三日，苏轼因“污诋圣考”“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而贬知英州，祸不单行，就在他前往英州的路上，在途中又被朝廷三改谪命，再次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最后由原本为外放的地方官而成为“不得签书公事”的罪臣。

在宋代，文臣负罪，贬谪岭外已经是最重的惩罚。无论是广东的英德，还是岭南的惠州，即使在宋代，都还是遥远荒僻的“瘴疠”之地。这一年，苏轼虽然已经59岁，垂垂老矣，却不得以脚步踉跄，颠沛流离南行。

从定州到惠州，四千里长途，数月跋涉的磨难。前路漫漫，一向豁达的苏轼，也未免郁闷。边行且思，苏轼想到了唐代两位和他情况相近、同样心境的“古人”——白居易和韩愈。

途经江西九江浔阳楼，苏轼忆起白居易。“人事干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在当年白居易被贬之地浔阳楼，苏轼不禁感叹与白居易同为“天涯沦落”。

而韩愈被贬的潮州，地理上更是与惠州相近。“蹙蹙怨嗟，有不堪之穷愁行于文字”（欧阳修《于尹师鲁第一书》）。苏轼一路行途，《到惠州谢表》“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字里行间流露出那种郁闷、失望，几乎与韩愈“蹙蹙怨嗟”的心情别无二致。

绍圣元年(1094)十月初二，间关万里，长途劳顿，失意困厄的苏东坡到达了惠州贬所。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寓惠第一站竟然是被安置在东江与西枝江交汇处的“政府招待所”——合江楼。这多少让他最失意、最难过、最灰暗的贬谪之旅有了一丝别样的温暖和慰藉。

这着实让苏轼意外的安排，对惠州主政者、当地名士和当地百姓来讲其实也不算意外。当然，这背后实际上来自于苏轼在当下

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名气。“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苏轼，在当时宋国各地，甚至文化贫瘠的北国辽地大辽契丹，全都有他的粉丝。以今天的话来讲，是绝对的影响力“大V”。弟弟苏辙去大辽公干，打交道的契丹官员都问，你家大哥苏轼先生最近有何新作品？苏轼的强大影响力，虽在偏远荒僻的大庾岭外的岭南，也概莫能外。

初到惠州的东坡，还没下船，热情的惠州人已聚在码头欢迎他。“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包括当时的惠州主政者詹范，也丝毫没有忌讳朝廷的贬谪命令，出于对苏轼的敬仰，特意安排把当时接待朝廷官员、处于“府城东北，当东西二江合流处”的合江楼给苏轼寓居。

在宋代，合江楼原是三司行衙中皇华馆内的一座江楼。皇华馆是朝廷官员的驿馆，相当于现代由政府招待所。按规定，被贬谪的苏东坡是没有资格住进合江楼的。惠州当地主政的官员、地方名士以及底层百姓，以超级粉丝对超级偶像的热情，以超规格的待遇，给予历经长途跋涉、心情晦暗的苏轼一种特殊的温暖与慰藉。

初到惠州，苏轼并没有受到很多被贬官员面临的磨难与惩戒，反而是被安置在空置给朝廷巡视官员的合江楼，一切看上去还不错。苏轼在此写下：“海山葱蒨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作为接纳苏轼首站寓惠之所，合江楼也因苏轼更闻名遐迩，声名远播，成为与广州镇海楼、肇庆阅江楼等齐名的广东六大名楼。

但政敌的嫉妒和打压，未能让这样的好心情延续多少时日。两周后，上面严责，苏轼一行被赶了出来，令其搬到一个条件恶劣的寺庙嘉祐寺，在暮鼓晨钟中开始自己的贬谪时光。不过还好，翻过年没多久，在广东担任广南任东路提刑的表兄程正辅刚好巡视惠州。在他的亲自关照下，惠州主政官詹范又安排苏轼于绍圣二年(1095年)四月搬回合江楼居住。

由合江楼开始，年近六旬的苏东坡在惠州开始他两年又七个月的岭海贬居生活。尽管先后在合江楼、嘉祐寺、白鹤峰搬来搬去，居无定所，但乐天自在的苏轼全无羁束，反而和他的朋友一起更加寄情山水，足踏开始遍及惠州市区、汤泉和罗浮山的湖光山色之中。

在惠州，苏轼的朋友圈很丰富，有官有民，有僧有道，还有隐逸的高人，与他登山临水，诗酒酬唱，于不经意间帮助他潇洒应对仕途挫折与晦暗。在惠州，苏轼，渐成在野诗人。

和惠州日报的同仁一起，漫步惠州苏堤，泛舟惠州西湖。湖中水面，波光粼粼，干净清新，一派春和景明。湖畔苏堤，古榕榕荫拂水，苍劲挺拔，一如老之东坡。

苏轼到惠州之前，此湖原本名为丰湖。之所以成为与杭州西湖几乎一样盛名的惠州西湖，与苏轼的积极奔走相关。

被贬寓惠时，苏轼的困苦，其艰难程度远甚黄州。政治上，是“不得签书公事”，是薪水也只发一半、戴罪的贬官。生活上，僻处瘴疠横行的蛮荒之地，身体有疾，语言不畅，屡次申请折支券(俸料)得不到批准，食口增多而经济拮据。甚至还面临着“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的生命风险(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

物质捉襟见肘，生活颠沛流离，尽管人生苦难重重，苏轼也能从中寻找到其中乐趣，精神的愉悦从来不曾缺席。纵情山水之间，便是苏轼排遣内心苦闷与政治失意的最好方式。不过，诗词轻松自在在里，仅仅只有罗浮山下的湖光山色和四时春光。

惠州西湖，寄托着苏轼的“庙堂”和“江湖”。从“庙堂之高”转向“江湖之远”，处穷而不移治世之心，苏轼一如既往地挂念苍生。

惠州东江源自江西赣州，水西为惠州州府，水东为归善县。江上竹浮桥简陋，且常被冲垮，百姓靠小舟渡河，凶险异常。到惠

州不久，苏轼发现惠州城四面环水，民众出入不便，和在杭州时不同尽管是“不得签书公事”的闲官，苏轼仍四方奔走，向主政官员提出了挖淤泥，建堤坝，修建“两桥一堤”的惠民方案，并动员表兄程正辅、地方官詹范等筹措资金、设计方案，拟建造新桥。为了筹钱，苏轼把皇帝御赐的犀带都拿了出来。

东新桥竣工日，百姓奔走相告，雀跃欢呼，“喜笑争攀路”。苏轼又倾力修建西新桥，经济拮据而无钱可捐的苏轼，写信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苏辙，将皇帝赏赐弟媳史夫人的黄金数千两捐献，促成二桥落成。西新桥所在的苏堤，解决了当地百姓的涉水之苦，当地百姓也为了感谢苏东坡，便将其改名为苏堤。一南一中，杭州苏堤、惠州苏堤，皆因苏东坡而被世人传扬。

和杭州一样，惠州西湖亦有孤山。孤山下巨石上刻“东坡园”三个大字。石刻不远处，有一座铜铸的秧马雕塑，概括了东坡先生寓惠期间的惠民事迹。居中者，乃东坡先生。先生左起右往，依次是骑秧马插秧的老农，手抓草药的村姑，双手举犀牛腰带的孩童，肩挑稻谷的农夫，还有田头的水碓。

东坡园的雕塑，讲述的苏轼造福百姓，为岭南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故事。遭贬途中，路过湖北时，苏轼见当地农民骑在一种叫“秧马”的农具上，倒退着插秧，省时又省力，便把这种农具介绍到惠州，画图仿制。孩童手中的犀牛腰带，是指东坡捐资助修西湖的故事。田头的水碓，是东坡从江南引进的先进灌溉农具。农妇手握的草药，则记载了东坡寓惠时，在瘟疫来临期间，苏轼自辟园圃，“无病而多蓄药”——种植地黄、枸杞等药材，并不断给内地亲友写信，购得药材，广为施舍，“劳己以为人”。肩担稻谷的农民雕塑，表现了东坡为惠州农民争取赋税钱粮两便或按低粮价交税的政策，大大缓解了农民负担。他在香积寺看到溪流落差较大，就设计了水碓水磨，给民众用来舂米、磨面，还研磨香粉。

“不在其位，也谋其政”，苏轼也是一位整合统筹官方与民间资源的高手。寓惠期间，他充分利用表兄程正辅的特殊关系，关心惠州民间疾苦和地方建设，在给程正辅的信件中，为民请命、为官纾困的文字比比皆是。如帮助解决驻军用房与扰民、纠正主吏贱伤农的问题，倡议修建东新、西新两桥一堤，督促普罗灾后重建并建议县令林扑推广秧马、水碓水磨等先进工具，建议惠州知州詹范“官募鼻骨”。

不仅鼎力关注惠州，也建议支招广州。受浸海之害，广州普通人家无力远道取水，常年引用盐苦水，春夏常瘟疫流行，死人颇多。罗浮道士邓守安提议引距城十里之蒲剑山滴水泉之水入广州，苏轼鼎力支持，遂致函建议广州知州王古修建自来水工程。其后与王拟订方案，筹集经费、凿石槽而通竹管，引泉水如广州工程动工。

从庙堂到乡野，他足迹所至，都尽心竭力为民众办事。苏轼在惠州，无职无权，原本可以完全躺平无为，但他用一手烂牌打出“王炸”，竭尽全力演好了“不在其位也谋其政”的精彩绚丽大戏。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晚年常州回望来路，苏轼能自信大胆自评惠州是其平生功业的三大高地之一。

舟行湖上，水鸟翩跹，水波不兴。惠州西湖的天光湖色间，装下的是东坡的豁然胸襟和盎然诗意。惠州贬谪，本为苏轼仕途的灰暗黯淡，但惠州西湖，反倒意外孕育和成就了苏轼的另外一种生气蓬勃的文化生命张力。

三

白鹤峰上的东坡祠，大概是国内最早建祠祭祀东坡的地方。这里，是苏轼自己出资、自己挑选、自己设计，原本是希望子孙们一起团聚，颐养天年的养老之地。

白鹤峰下，东坡雕像，器宇轩昂，满腹诗书，一身正气。背后浮雕墙，绘有东坡寓惠诗句和故居远景图，四周竹林上挂满他的诗句。

白鹤峰上的东坡祠，依山而建，古阶步

道，拾级而上，古树名木郁郁葱葱。穿过德邻堂，拜三贤祠、过东坡居室、东坡书房，登松风亭、招鹤亭。堂前院内，竹椅散放，自然亲切。东坡井口半米见方，深十余米，井壁用青砖砌成，外貌古朴，井水依然清冽。井栏，立有“冰滴”两字石刻。

绍圣三年(1095)，因表兄程正辅巡视惠州，苏东坡又得以从嘉祐寺重新搬进合江楼。一年后，随着表兄被召回，敬仰苏轼的地方主政官詹范等也相继离任，不得已，苏轼只好再次从合江楼迁往嘉祐寺。

居无定所。在合江楼与嘉祐寺之间来回回地搬迁，增添了苏轼对自己贬谪生活的更多感伤。老友离任，想到新来的地方官未必会对自己这么好，同时因为朝局，自觉复复无望的苏轼有了在惠州安家“家”的想法。

“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今年复东徙，旧馆聊一憩。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苏轼《迁居》)。

苏轼花费几乎所有积蓄，买下白鹤峰上几亩隙地，意欲久居。拟建屋二十间，凿井四十尺，空地种植花木。“道俗来观，里闾助作”，左近百姓纷纷前来助力。

北宋绍圣四年(1097)二月十四日，苏东坡在白鹤峰上筑屋二十间，白鹤峰新居落成，“古邑为邻，绕牙墙而南峙”，苏东坡自嘉祐寺迁入。“鹤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

白鹤峰上，风景优美，邻里和谐是他喜欢上这个山头的的原因之一。苏东坡将客厅命名为“德有邻堂”。林婆酒肆，翟夫子舍，一位卖好酒，一位是当地名士，这都是苏东坡的两位好邻居，翟夫子常邀他过家做客，林婆常赊酒给他，作终老计再合适不过。不仅如此，其他邻里百姓也对这位大文豪热情相待，就连晚上的打更人，都为了不影响他休息而轻轻打更，“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长子迈与予别三年，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这一年，苏轼已经62岁了，他从嘉祐寺搬到白鹤峰，还书信在常州的长子苏迈带领全家人来与之团聚。岁月静好。苏轼大概希望，余生就在岭南化外之地，在儿孙的陪伴下，借地种菜、饮酒、赏花、品茶、游览、养生，谈经、研佛、觅句，自谓“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在对陶渊明的学习、唱和与敬慕中慢慢老去。

不过，北方的庙堂之上，却仍然还有敌意者看不惯谪居白鹤峰上苏轼的诗意人生。不到两个月，朝廷一纸诏令，再贬海南，让苏轼和家人本想终老白鹤峰的愿望不能善全。年过六旬的苏轼，不得不与小儿子苏过一起仓促乘船离惠，继续南航，一叶孤舟，飘摇穿过琼州海峡的海浪风波，去往荒岛海南贬所。

白鹤峰新居则由长子苏迈携家眷留守。几年后，苏家离开，惠州人把白鹤峰新居变成东坡祠。历代惠州府和归善县的重要官员到任后必须拜谒东坡祠，这种被定型成俗的拜谒仪式，是对东坡先生道德人格的肯定和学习，也是对惠州百姓东坡情结的认同和尊重。苏轼，以其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惠州人的长久热爱与怀念。

站在白鹤峰上的望江楼，远望东江两岸春色，遥想当年这里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似乎能理解，寓居两年零七个月惠州的东坡先生，之所以选中这里“规作终老计”背后的那种淡定、自家与酒脱，以及另一种经历世事沧桑的那种通透明澈。

岭南惠州，岷峨眉州，相距数千里。“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一生颠沛流离，辗转于十八城，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苏轼，虽然在诗词中表明，岭南惠州已是可以一家团聚规老的故乡。但是，我大胆揣测，在岭南惠州，坡公其实应该也有过无数次日夜，梦归乡故里苏家老宅，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

因为，苏轼心底念念不忘的真的还有，“归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

(2023年11月25日寻章摘句散记于眉山)



诗歌·抒怀

兰溪绝壁栈道

□何军林

栈道和一条路的区别
在瓦屋山兰溪绝壁
被无限放大
被今天的阳光照耀
像悬挂在半空的画廊
一棵树正仰头眺望
一群鸟正拍着翅膀围观

谁有这样的胆量
把幻想当成现实
把危险系数不断抬高
在陡峭的悬崖上
沿着山腰的天然岩层
凿出一条长廊
或者栈道
与山体岩壁融为一体
像盘在山腰的巨龙
俯卧在绝壁之间
成为一道崭新的风景

为什么要抓住天空
要扎根大地
我就站在这里
站在绝壁的中
守着那份骄傲和孤独
守着自己的高度
我才是今天的勇士
才是今天的美景
猜想头顶的千丈绝壁
脚下的万丈深渊
谁是谁那个膜拜我的人

把自己想象成侠客
仗剑天涯的路上
误入今天的栈道
我内心会是什么样子
跟你们又有什么不同
也许更应该当一个诗人
模仿古代的气质
看落霞染空
看脚下云海蒸腾
还有远处的延绵山川
最后扬长而去
留下诗篇丢在风中
成为你们捧读的名句

从踏上栈道那一刻起
注定会穿过鸳鸯瀑布
还有鸳鸯瀑布
当你穿过兰溪瀑布
走到栈道尽头
你将陷入某种困惑
跟瓦屋山的缘分
是结束还是刚刚开始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活动现场。

品读东坡诗词 传承东坡文化

本报讯(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毅文/图)“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11月26日，随着优美的诵读声响起，2023年东坡文化月特别活动“我读苏东坡——诗词天天读”展演在眉山市东坡区东坡广场拉开帷幕，现场观众通过朗诵、声乐、情景剧等方式，聆听东坡先生的华美篇章，弘扬东坡文化。

《此心安处是吾乡》《临江仙·夜归临皋》《喜雨亭记》《东坡诗话》《对话东坡》等节目轮番上演，创意新颖、内涵深刻，将东坡笔下的经典诗词一一呈现。观众跟着诵读品味“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的乡愁，在字里行间找寻“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这些脍炙人口的东坡诗

词，或婉约迤邐，或豪放澎湃，给大家带来了一场诗词诵读的盛宴。浓厚的诵读氛围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开展经典诵读，引领文化传承。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作为东坡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我读苏东坡——诗词天天读”系列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活动通过东坡诗词线上诵读作品征集、东坡诗词文化讲座、东坡诗词诵读展演等形式，让市民感受先贤的智慧和情怀，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积极参与，在全市掀起了诵读东坡诗词的热潮，让更多人领略到东坡文化的魅力。